



老舍

全集

9

戏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全集. 第9卷, 戏剧/老舍著. —修订本.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02-006658-2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老舍(1899~1966)—全集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550 号

责任编辑 岳洪治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七部话剧。

《残雾》写于1939年春，同年8月至1940年1月在《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八、九期合刊至第四卷第一期连载。商务印书馆1940年4月初版。

《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写于1940年春，同年3月至5月在《抗战文艺》第一、二期发表，南方印书馆1943年7月初版。

《张自忠》写于1940年夏，发表于1941年1月《中苏文化》“文艺特刊”，华中图书公司同年1月初版。

《面子问题》写于1940年冬，正中书局1941年4月初版。

《大地龙蛇》写于1941年秋，国民图书出版社同年11月初版。1942年1月至2月在《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期连载。

《归去来兮》写于1942年春，同年6月10日至29日在《新蜀报》连载。作家书屋1943年2月初版。

《谁先到了重庆》写于1942年5月，同年7月至9月在《中国青年》第七卷第一期至第二、三期合刊连载。联友出版社1943年2月初版。

以上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进行了校勘。

目 录

残雾	1
第一幕	3
第二幕	24
第三幕	45
第四幕	73
国家至上	老 舍 宋之的 99
序	101
第一幕	106
第二幕	126
第三幕	146
第四幕	167
后记	188
张自忠	189
写给导演者	191
第一幕	199
第二幕	219
第三幕	239
第四幕	260

面子问题	279
第一幕	282
第二幕	305
第三幕	332
大地龙蛇	355
序	357
第一幕	361
第二幕	387
第三幕	407
归去来兮	431
第一幕	435
第二幕	452
第三幕	469
第四幕	483
第五幕	500
谁先到了重庆	511
第一幕	515
第二幕	535
第三幕	550
第四幕	572

残 雾

(四幕话剧)

第一幕

时间 二十七年初秋的一个上午。

地点 重庆。洗局长家客厅。

客厅里不十分讲究，可也不算不讲究。装饰与布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体设计，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讲究而又不算不讲究的原因。左壁设红木长几，几上有古瓶一尊，座钟一架。壁上悬大幅北方风景油画。右壁设方桌，覆花桌布，置洋磁茶壶茶碗成套。正壁悬对联，字丑而下款值钱。堂中偏左有太师椅一把，铺红呢垫，是为“祖母椅”。距祖母椅不远，有洋式小圆桌一，上置镀银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炮台烟一听，四把椅子。另有一大躺椅，独立的在正壁对联下。电灯中悬。电话与对联为邻。左壁有门通院中。开门略见花草。右壁有门通内室，故悬绸帘。地板上有地毯。

人物 刘 妈——北方人，逃难，失去一家大小，屈作女仆。三十上下岁，真诚干净，最恨日本。

洗仲文——洗局长之弟，有点思想而不深刻。爱发愁，可是也会骂人打架。二十三岁，穿洋服，稍微有点洋习气。

洗太太——洗局长之妻，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既不新又不旧，既不美又不丑，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四十一岁，衣服还看得下去，脸上可已不

多擦粉。

淑菱——洗局长之女，十八岁，“新时代”的女儿，似生下来便知如何抹口红者。

洗老太太——洗局长之母，六十多岁，只求饱暖，有小牌打，乐享晚年。没有思想，颇有身分。

杨茂臣——四十岁，职业无定，作汉奸也可以，作买办也可以，现在正作着各种的官，官小而衙多；化零为整，收入颇有可观。

杨太太——茂臣之妻，与丈夫精诚团结，形影不离。有心路，不顾脸面。三十六七岁，仍自居为摩登少妇。

〔幕启。〕

刘妈（在客厅中收拾打扫。从茶几上拿起一只丝袜子，摇摇头；把袜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从烟灰碟中拿出两个颇长的烟头，放在掌中掂了掂，叹息）什么时候，炮台烟还半枝半枝的扔！（收拾到条案，抬头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风景画。只看了一下，即急忙像矫正自己似的，低头拂拭案尘。可是，手还在擦拭，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张画；手由速而慢，以至停顿；摸索着提起衣襟，拭了拭眼角；仍呆呆的看画）家？哼，连高山都丢了！（想用手摸摸画上的山，只抬到半路，就落了下来；仍呆视着）

洗仲文（进来打电话，没注意到刘妈，刘妈也没理会他。他用极高的调门叫号数，要不是以为高声叫便可以早些叫通一些，就是心中有点不痛快，对电话机发泄发泄）二二七八！

刘妈 哟！（显然是吓了一跳，可是极快的恢复了擦桌子的工作）

洗仲文（声音更高了些）要二二七八，二二七八！（电话机中大概是专摹仿着刮风与老鼠咬东西的声音，仲文耐性的等着）

刘妈（扭过头来）这儿的电话呀，跟这儿的耗子一样，老打不着！

洗仲文 (微微摇头,教她别出声。连连拨叫;等着;仍无消息;用力挂上耳机)没办法!

刘 妈 (胜利的)我说是不是?(凑近两步)二爷,这两天怎样了?

洗仲文 (无聊的坐下)什么怎样了?

刘 妈 (悲而强笑的)仗打得怎样了?

洗仲文 (随便的)还是那样。

刘 妈 二爷别那么说呀! 难道咱们白丢了那么多地方,(回头看看壁上的画)白死了那么多人,就不往回打啦? 我就永远回不去老家啦吗?

洗仲文 (不由的笑了一下,很短)你别那么说! 事情是那样吗,教我怎么说呢? 别忙,慢慢的打,准能打赢!

刘 妈 (手无力的垂下)可也对! 咳!(低头楞了一会儿)二爷,您要不嫌麻烦啊,还得替我写封家信!

洗仲文 你这一月的工钱,大概都买邮票用了吧?

刘 妈 (假意一笑,手又去提衣襟)那有什么法子呢! 一家大小全没个信,活活把人急死!

洗仲文 (同情的劝告)可是,你不是说过,他们和你一同逃出来,在中途走散了吗? 你现在还往家里寄信,他们怎能接得到,还不是白费事?

刘 妈 (还抹着泪)我尽我的心就是了! 万一,万一,他们有人又跑回家去呢。我是个女的;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要不是鬼子糟践女人,谁能舍得了家呢! 老天爷瞎了眼,不把日本畜类都用雷霆了!

洗太太 (慢慢的进来)刘妈,刘妈,快干活儿吧,别一天到晚老叨唠这一套!

刘 妈 是啦,太太!(一边转身,一边找补)我是心里真难受哇,太太! 要不然我哪能这么贫嘴恶舌的讨人嫌!

洗太太 得啦，快擦桌子吧！（看见椅上的袜子）够多么好！客厅里脱袜子，多有规矩啊！

刘妈 等我擦完桌子，就给小姐送了去。年轻的人都是喇喇忽忽的！

洗太太 （向仲文低了点声）给“他”打了电话啦？他说什么来着？

洗仲文 （像很对不起嫂嫂似的，摇了摇头）又没打通！

洗太太 再打一次试试！

洗仲文 待会儿我找哥哥去。我怕打电话，一叫不通，我的脑子里就空出一块来；这儿的电话还是永远叫不通！大嫂，不用着急，有我呢！什么事都有我呢！大哥要是真不养活你，我会接他！

洗太太 你可别真去揍他呀；那么一来，我可就更难受了！

刘妈 （含着听他们说话，手虽在桌上，可早已停止擦拭。仿佛是自言自语，巧妙的接过话来）这年月，着急才算白饶呢！太太，就想开了点吧；有什么主意呢！就说我吧，一家大小——

洗太太 我没工夫再听你那一套，连我自己的事还愁不过来呢，没工夫再替别人发愁！你一家大小都逃散了，至少还落个“眼不见心不烦”哪。看我！看我！（凑过刘妈去，仿佛要打架似的）别看我这样，我也是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我也有个名儿！当初，我的脸也不这么黄，腰也不这么粗，那小子，（觉得太过火了一点，迟顿了一下）你们老爷，也曾跪在我的脚底下，求爱，求婚！现在，我的脸黄了，腰粗了。生儿养女，操持家务，教我变成了老太婆，我愿意吗？是我的过错吗？（咬住下嘴唇）可是，没法讲理：一个女子，只要脸一黄，腰一粗，公理就和她没有关系了。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样，他糟蹋完了你，还翻着眼看着你，看你到底怎么生气。这个，我早就看明白了；自从淑菱，你们小姐，四五岁的时候，我就看明白了。可是，我忍着，像条忠

诚的老狗似的,那么忍气吞声的忍着,吵架有什么用呢?咱们作女人的,美就是胜利;腰粗脸黄呀,趁早不必自讨无趣!

刘 妈 (未必听明白,而专为讨好)可就是!一点不假!

洗太太 现在更好了,老爷进门,一语不发。他的眼,他的鼻子,他的神气,他吸烟,他喝茶,都带出来:“你还不快快滚蛋吗?你讨厌!讨厌!快快滚,我好把年轻貌美的妇人接到家来!”你问他什么,他老是那个劲儿,一语不发,只给你那个神气看。我不能滚,这个家是他的,也是我的;我有权利住在这里!

刘 妈 无论怎么说,您是太太呀!嘻嘻。

洗太太 太太!哈哈!还不如一条狗呢!这几天更好了,爽性不回来了。钱,他拿着;人,不照面。老太太要吃要喝要耍钱;小姐要穿要戴要出去玩,我怎么办呢?你说你委屈,哼,我还不如你呢!你丢了家,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

刘 妈 太太到底比我强呀!

洗太太 比你强什么?打完仗,你还能回家去,我上哪儿?我告诉你,(低切的)我不久就比你还得低下好几层去呢!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搭理我,而我还不滚;好,人家会把野娘们接到家里来,教我伺候着。日本人就那么办,太太得伺候野娘们!

洗仲文 大嫂!(立起来)何必呢!哥哥不敢那么作;他要是真不要脸,还是那句话,我会揍他!

洗太太 (楞了一小会儿)我知道,跟刘妈说这些话仿佛有失身分。可是你总得教我说说吧!难道这一肚子怨气连——

淑 菱 (光着一只脚)嗨喽,妈妈!又发牢骚哪?喝,二叔,你在这儿哪?看见我一只袜子没有,刘妈?

[刘妈慢慢的去拿袜子。]

洗太太 这么大的姑娘了,就把袜子脱在客厅里啊?

淑菱 有什么关系呢？(撒娇的拉住妈妈)妈，老说你是大学毕业。告诉你，妈妈，现在的一个小学校的女孩儿也比妈你开通，也比你多知道点事。你信不信，妈？

洗太太 (无可如何的笑了一下)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比我会花钱。

淑菱 所以也多明白经济问题！(接过刘妈递给她袜子)就说这样的丝袜子吧；你要去买，妈，得花十五块钱；我呢，一分钱也不用花。有的地方卖袜子，有的地方白给袜子，就看你会找那个地方不会找！（一边说，一边坐下穿袜子）看，妈，你看，多么抱脚！

洗太太 (转过脸去)原谅我不能欣赏这种经济袜子！

刘妈 也别说，可真是美！

淑菱 刘妈！你今天没求二爷写家信哪？

刘妈 小姐，就别拿我打哈哈了，您一点也不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

淑菱 我怎么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抗战电影，看见那么多难民，我还掉了两个眼泪呢！

洗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

淑菱 然后，用粉扑擦了好大半天；红眼妈似的多丢人哪！（凑过仲文去）二叔，借给我五块钱，我今天非出去不可！听说爸爸实行经济封锁，真的吗？（见仲文点了点头）其实，我要是找爸爸去，一定能要得出钱来。不过，妈妈和你既要抵抗，我就不能作汉奸！所以二叔你得借给我钱，咱们是经济同盟！

洗仲文 淑菱，听我告诉你！我准给你五块钱，可是你得先好好的听我说几句话。

淑菱 拿五块钱来！话，用不着说；我准知道你要说什么，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两道手呢？

洗太太 淑菱,那是怎么说话呢?你听听二叔说什么,他的话害不了你!

淑菱 我说我准知道二叔说什么,妈你不信;看我试验试验:(摹仿着仲文的声音和姿态)“淑菱,现在是抗战期间,凡是一个国民都该以最大的努力,去救亡图存!像你!淑菱,一个年轻力壮的女孩子,为什么把光阴都花费在烫头发,抹口红,看电影,讲恋爱上面;而不去作哪怕是一点啊,有益于抗战的事呢?”哈哈哈哈哈!学得像不像,妈?猜得对不对,二叔?得啦!二叔,那一套我都听腻了;听腻了的话,就跟破留声机片一样,听着教人伤心!再说,难道我没关心抗战吗?抗战电影——等我想想,(屈指计算)啊,一共出过十二部了;二叔,你看过几部?我都看了!此外,朋友们约我去和军官们吃喝咖啡,或是跳跳舞,我都不拒绝;我不能上伤兵医院去慰劳呀,可是慰劳军官也是工作。你要知道,二叔,在抗战中,我们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资格去尽力。假若你不许我烫头发,抹口红,我就不摩登了;假若你不许我看电影,喝咖啡,而教我去“抬枪上马”,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失去了这两重资格,我就什么也不是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我问你,二叔,可怎么活下去呢?抗战不是为了争取生存吗?嘻!你当是我们女孩子们都是木头作的,一点脑子没有哪?我刚才说的那一片话,就是我们一群女孩子在咖啡馆里费了好几小时的工夫讨论出来的!得了吧,拿五块钱来!

洗太太 (见仲文要掏钱)二爷,不能这么给她钱!

淑菱 妈妈!干吗这么厉害呢?!要厉害,怎么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单欺负我?!

洗仲文 淑菱!你——我要不看你是个女孩子,真会揍你一顿!

洗太太 好,好孩子,好孩子!(一软,坐在沙发上,手捂上眼,低声哭

起来)

淑菱 (楞了一小会儿)妈!(叫出以后,又觉得不应当这么投降)哼!
(向仲文)幸亏我是个女孩子,要不然早就教你揍扁了!

刘妈 小姐!去劝劝太太吧!

淑菱 滚!滚你的!

[刘妈像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

[仲文看了看嫂子,不愿过去安慰,也许以为多哭一会儿她心中倒能痛快些。要向淑菱说话,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觉得对她多说话不是什么有用的事。

淑菱 你给我钱不给?(几乎是声色俱厉了)我要不是去会一个思想家,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向你们低三下四的。这位文化人喝咖啡,得我给钱,我不能空手出去!你们不明白别的,还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吗?我就是希望我自己会写文章,登在报纸上!你们自己都常把“大学毕业”挂在嘴边! (见仲文不动)呸——(颇像空袭警报)

洗老太太 (扶着刘妈)怎么,又警报啦!(颤起来)

刘妈 不是,是小姐——唱歌哪。

洗老太太 啊!把我都吓出毛病来了,听见一个长声,我就以为是警报呢!

[仲文过去搀老太太。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可是故意的还低着头,故意的无礼貌仿佛是她最大的反抗。

[老太太坐在由她专利的椅子上,慢慢的在衣袋里掏;掏了半天,摸出把小钥匙来,递给仲文。

洗老太太 去,去上我屋里——(看了刘妈一眼)刘妈你出去!(等刘妈走出去)上我屋里去拿我那对金镯子来。床旁边的小桌上,楠木小箱里,有个小盒,开开小盒,把镯子拿来。(见仲文出去)菱儿!你妈又怎么啦?

淑 菱 （为了转变空气，把笑容搬运到脸上来，话声非常娇柔）我也不大清楚，奶奶！也许因为爸爸两三天没回来吧；我可也说不清！奶奶，不用又戴上金镯子，刚才是我嚷着玩来的，不是警报！

洗老太太 十六那天，一清早，门口有辆汽车叫唤，我以为是警报呢，心里一动。赶到十点多钟，真警报了；你看，我的心不会白动！刚才你一嚷，我心里又动了一下；你等着，待一会儿准警报，错不了！反正我不躲，就坐在这儿；炸死，好戴着我一对心爱的金镯子，不致于空着手儿“走”了！

淑 菱 真要是炸死，恐怕连金镯子也炸碎了，才不上算呢。

〔洗太太轻轻的走出去。〕

洗老太太 唉，你就盼着奶奶炸死，没良心的丫头片子，白疼了你啦！

淑 菱 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声音娇极）我是说呀，何不把镯子交给我去献金？

洗老太太 来，我看看你的手。（拉着孙女的手）你怎么不把你的戒指献了去？单来找寻我这老婆子？

淑 菱 我们年轻的女孩子们哪，都献过金了。我们献金，不必从自己身上掏，我们会向别人要。人家拿钱，我们去献，既热心，又保存实力。像奶奶这么大年纪，一劝别人献金，（瘪着嘴学老太太）“快献金去，老二！”人家就会躲开你，只好自己往外掏东西了，是不是？

洗老太太 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我自己的镯子，自己戴了去！活了这么一辈子，临死再连心爱的镯子也戴不了走，那就太，太——什么年月！

〔仲文拿了镯子来，递给老太太。〕

淑 菱 哼，这对老玩艺儿多么笨哪！奶奶，你给我一只，我就能

把它变成两只，又轻巧，又好看！

洗老太太 你好好的，听话。等打完了仗，我也没炸死；到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两只都给了你！（把镯子慢慢的戴上）

淑 菱 喝！可费了事啦！得打完仗，得没炸死，还得我结婚！祖母的爱心哟！得了，奶奶，不必提镯子的事了，先给我五块钱吧！

洗老太太 干吗用？

淑 菱 等我用完，给奶奶开来报销就是了；先给我！（见老太太摇头）真要命！要五块钱比开金矿还难！是这么回事，我得去会一位文化人，思想家，不能空着手儿去，所以要五块钱！明白了吧，奶奶？

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么的？

淑 菱 写文章的，提高文化的，最有学问的人。

洗老太太 呕！没有一个好东西，趁早离他们远远的，越远越好！听我的话，菱儿，好好的在家里，等吃完饭，咱们打小牌玩；赢了算你的，输了我给你垫上，行不行？规规矩矩打个小牌，不比跟野小子们满街上乱跑去好；什么文化人白“话”人的！

淑 菱 （深深叹了口气）看样儿，中国非亡不可！（凑过仲文去）二叔，这个问题还是得你来解决。

洗老太太 文，不能任着她的性儿，不给她！

洗仲文 （一边掏钱一边说）让她走吧；再呆在家里，准气死几口子！

淑 菱 （接过钱来）走喽！奶奶！（手高抬，五元的新钞票像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夹着，连蹿带跳的往外走）

洗老太太 你回来！

淑 菱 回头见！二叔，谢谢你啊！我出去之后，你要是气死了，可不能再怨我！（转身匆忙的鞠了一躬。刚又要跑，碰在客人的身上）哟！